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象辭卷十七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王宫

周易象辭卷十七

餘姚黄宗炎撰

周易下經

䷺ 坎下巽上 渙

聖人憂患以作易王者兢業以守位豫説原非美事兌而渙隨之大約人情有所憂懼則操危慮遠精神必斂一逢安逸則懈怠之乘神氣多散漫而無統攝

兊悦之後所以有渙散也其卦以坎遇巽在天則雲雨之興為風所散在地為江河之險得木為舟楫致遠而人散人有所説如珠在淵玉在山不憚䟦涉以致之天下通工易事以其所有易其所無非方域所能限王者不貴難得之貨恐逺求而民散不積府庫之藏恐財聚而民散也或曰然則渙亦旅之意與曰非也旅以出疆而止傳舍專為遊子言也渙以散處而各事其事兼舉内外言也卦義若與萃相反卦彖

若與中孚相類萃聚天下之誠敬以為孝享渙惟恐祖考之神魂超忽而无主皆云王假有廟然萃天下之心力當備物以致其歆懼神魂之渙散有非黍稷所能昭格者中孚澤上有風澤為會合之水風作而水行澤止而風動感應皆虛渙風行水上坎為流行之水風水俱動順之則風迅水駛為无情逆之則風激濤狂為拂戾皆以三四兩爻相比相介乘承以柔水不險木不覆故涉川利貞彖辭俱同　人身之疾

病莫大於欝結渙之則血行而氣和學問之大患莫甚於執滯渙之則日新月盛而徹于生死天下禍害莫大於于聚斂渙之則諸侯順服百姓歸心矣故六爻皆美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渙散如冰之釋旡有凝滯旡不周到亨之至也宇宙之理泮渙而不可執着者旡如鬼神王者于此求之于陰求之于陽出有入旡以感格其靈氣如風之拂

水或澎湃或漣漪見其文不見其蹟假廟之義有侶乎此聖人見落葉而刳舟見游魚而剡楫知木之可以平險阻濟不通也取而利涉大川茍王者欲恃濟險之具不畏天地之界限思威遠人而兼荒服貪異物而求珍寶是制器反所以害民聖人不為也卦之四五為君為相陰陽合德居得其正无是患也故曰利貞

渙渙從水從奐奐貿易也上古穴居指人在穴上人

左右兩手在穴内内外相交易之意渙流散也言水之流行散于天下而无不至之處人不能負戴者用牛馬之力以代勞牛馬所不能引重者用木水以致遠☴☵之卦象渙之文字其互相發明如此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渙之所以亨者以九二為坎主為水之象坎水原乎天不舍晝夜其性至剛來而不窮也六四為巽主居

外而得正與五同體相輔五亦得正柔得正乎外而上同也雖不言利貞而利貞已在其内祖考徃矣其魂魄泮渙而不可尋王假有廟是曾孫孝享先王儼然乃在廟中水分經界地勢所阻人力已竭用舟楫之利以渉大川人乗于木何功不成　剛來得中是乾索于坤變坤之中畫而成坎但指坎而言聖意本自直截本義云自漸而來漸何能生渙渙何侶於漸夫征不復數語何合乎渙奔其机安見八卦相錯艮先

錯巽而漸在渙先坎後錯巽而渙在漸後乎况夫子明明並提剛來柔得位二語何故偏抹煞六四一爻即欲支離生事亦當言自否來則二四兩爻俱有着落又恐蹈襲輔嗣成説故寧費詞勉强而不顧也

坎為内卦以坎達巽水之生木明以理幽假廟也巽為外卦以巽加坎木之乘水順以濟險涉川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風遇水而成形水遇風而作聲風行水上動則俱動

靜則俱靜不可留連不可蹤蹟渙散之象也先王于此而得鬼神之情狀風不可見非有也披拂於水變幻莫加非无也其來難遏其本難追神之格思不可度思也王者之誠有以對越乎上帝則為之郊社以享之有以致孝乎祖考則為之立廟以妥之此先王所以凝其渙也　象傳乘木有功此何以舍木而言風刳剡之木已為死氣不足配江河之水以之言廟是知死而死之也然則井何以稱木上有水井水一

句耳正與制器之木同中孚亦不言木與渙近似

初六用拯馬壯吉

坎之所以為水者中一奇也初未及奇猶然地也行地莫如馬拯有升登之義言初无藉于舟楫但用馬之壯者而上進斯可矣乘馬而陸行自覺便利于涉水故吉　初在下无遠行之役陰體虛无重大之載故可舍車而用馬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初在坎下未變坤之順德牝馬行地又其順者校之乘舟涉川者其難易又不侔矣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机本几字後儒加木為偏旁而經義荒矣几為跛者所凭之器以之移步前進故即呼跛者為几者莊生云几者王台是也九二坎主在險之中宜乎其不可行矣而上有九五之同德乘巽木以為援雖夸父與几者同舟共濟豈有先後遲速之殊哉此渙所以能

奔其机也與壯馬何異以机處險當有悔以渙得奔所以亡也

丌象形二以一奇横二偶上故象之几几音居擬切丌六居之切二物與之相類然皆足輕為坐者之所憑倚或以薦物几則足高跛者立而凴之以進步故曰高而上平也說文作丌從一在人上亦不得其解也先儒于此茫無畔岸或謂桯机而不安或謂舍危而即安不知于渙奔之意何涉

象曰涣奔其机得願也

二願欲行阻險而机是體與願違也今得涣而奔矣豈不得其所願乎

六三涣其躬无悔

居坎水之上與風相遇或蕩激而為波濤或悠揚而成紋縠水固不能以自主然風静而水澄與木相遇浮而致遠荷重不見其勞挽之以桔槔灌濡不見其竭水固无乎不受然水初不知木之損益言不自私

其身而無害于已者也故曰渙其躬无悔其因利而利惠而不費者乎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水之為物不能内蓄有則必出自涓涓以至放乎四海皆流而向外濟世利民之君子不敢自善其躬而志在身家之外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四為巽主廹近坎水能以一陰加主險之上與五上

兩陽同舟共濟雖流散其羣徧乎天下各得其位各事其事而涉川之功乘木之利維四獨當之其吉更為大也夫以柔得位而上同于五君相一心乘木涉川豈特人羣而已即財貨之流散于天下積聚於百姓者亦有若邱陵之多矣丘大聚也古四井為邑四邑為丘此匪平夷之人所可想象者也　渙之象與義皆乘木涉川也不可虛言散先儒謂渙其羣乃散其朋黨于象于義俱不合夫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況乎同舟共濟胡越一家之時而反欲散其羣以自用何以成利涉之功且既云散黨亦宜云散丘因礙有字則又曰散小以成大一句之中輾轉遷就非聖人之旨蘇明允字說尤不可為據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善與人同者也非光明正大全无私意其孰能之　彖傳剛來而不窮指二柔得位

指四上同指四同五在中指五乘木又指四不特渙之全體頼乎四即二五兩爻皆因四以成其美故其功莫盛焉

九五渙汗句其大號渙句王居无咎

萬國兆民各自有主民自有心舟車所至汗漫而无所統一此所謂渙汗也有體巽之王者時出而大宣其號令以渙於天下此所謂其大號渙也萬國近于畿甸兆民貫于臂指靡然從風江河百川无不朝宗

于海豈家至而戶曉之乎王者端拱于上居其所而已无咎矣所謂王居无咎也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拯馬奔机渙躬渙羣俱有不遑寧處之象王者獨安居无咎其位乃天下之大寶正乎天位無為而治

上九渙其血句去逖出无咎

血即洫字古字不加偏旁後儒不知其義不及盡加因而承譌也溝洫為稼穡之本旱乾賴以灌注淫潦

頼以疏浚必盡力于此以為農事之時務故渙其坎水為溝洫于天下而九州之壤賦无改乘四載越八年良有以也其所以導水去江河而就溝洫則宜遠其流而出之是使浥潤者長不至于乍盈乍涸而无凶荒之咎矣坎巽為井井田也聖人著舊井无禽井谷射鮒之荒凉悽慘以悼惜夫田野之不治易井體而風水為渙井之義理仍在也故于卦之終復回環而申示之號渙則易修井則難也　承譌而云渙血

血為人身之至寶與氣並行渙之則死矣又烏能使之去而遠出乎如以為他人之血則渙之六爻非吉則无咎未嘗有爭鬬殺傷人之事如以陷險為血溺死之人未有見血者何以為象

逖

逖遠也從辵從狄古文作逷逷從辵從易辵謂行役之意狄本荒服道路最遠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溝洫之不修則旱潦之害大渙終而反及于井思所

以遠夫凶荒之害也

䷻ 澤下水上 節

人情離散不可不節舟楫致遠制為符節天道人事合則必離離必復合渙者離節者合也天下易合之物无踰于水水與水遇必合而不離澤上有水水即為澤其合无蹟其受有量盈科而進者坎水隨來而合者兌澤以動赴静以止納行不平則趨過滿則溢有會合之義有限量之義有約束之義有窒塞堅固

之義有此來彼往交關絶續之義人身筋骨聯絡處為節血氣由此而屈伸竹約為節通得此而塞虛得此而實方有異于蔓艸時候為節有一中氣則有一節氣以間之中氣屬定分節氣屬交會聲音之節節于律呂禮文之節節於中和節者天地萬物自然之次序知愚賢不肖必不可踰越之位置也夫水澤成卦以水濟水浩浩蕩蕩莫可涯涘為之疏瀹決排為之隄防溝澮而汎濫滔天盡歸節制以水濟水无胷

烹之功醯醢鹽梅之和而卦爻有甘苦之味淄澠可辨涇渭自分天下之口相似其節同也爻象以相比者兩相形容初前奇象戶二前偶象門在下之澤宜資深而不動不出則无咎在地上之澤宜濟世以為有不出則凶三為澤之界限或蓄或洩全在于此其節制不可以不嚴四乃江河之水為滙為瀦而入于澤安行而无踰越以三四親比无間能施而不受也五水中正以通說及萬民天下仰為甘霖上過中變

甘而為苦水潤下作鹹鹹極則苦停蓄下流汙濁亦苦俱以處窮而言也水性奔放就節始能利物人情放佚就節始知禮義易位為困節之窮不以通塞為憂樂君子能以德行而顯節　節之義有近于屨屨為大經大法故辨上下定民志節為儀文條目之細瑣故制數度議德行

節亨苦節不可貞

水之流行奔放不舍晝夜使无以節之則一瀉无餘

將見其不亨天節之以山陵原野東西高下使其紆回曲折逶迤遷轉而不息人節之以蓄洩分合使其灌濡乎阡陌潤枯防潦而得所宜此節之所以亨也水性潤下潤下作鹹鹹之至則轉而為苦海水未煮鹽以前味不鹹而苦凡水必至於海雖盡息壤以堙之豈能使之逆流而西返惟行其无事以為節則功可成人情放逸如水趨下而欲盡去其飲食男女以為克伐怨欲之不行則節不為和而為苦是不可貞

也節者裁其有餘補其不足中節之和无過不及之謂

㔾節象形以竹為之古人刻竹為契剖竹為符而兩分之會合時以節相當則相信卩巾　指竹節也節瑞信也守國用玉節守都鄙用角節使山邦用虎節使土邦用人節使水邦用龍節門關用符節道路用旌節取兩合之以為信也小篆作䈂節竹約也從竹從即言節非別物即是此竹爾竹節之性甚堅為竹之

界限故借為操守之義其寔止用卩而義已備苦苦從艸從古古即久之意艸類甚多鮮時亦有甘者貯之既久大約皆苦矣人性喜甘而畏苦故借為苦樂之用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節之能亨者其卦剛柔各半剛不至于過強柔不至

於過弱上交不謟下交不瀆沉潛剛克高明柔克者也二五兩陽各居上下之中其為節也合乎自然无少偏頗亦无矯枉彛倫之定位得儀文之詳容而始稱故拜下必循乎舊盡禮不可為謟雖一端之小亦必循守而不遺然而世有汙隆時有得喪苟屑屑于細務拘束其知勇而无所用是以苦節為貞則其道窮而不可有為矣艱難險阻人之所畏君子生於憂患无入而不自得說以行險有以變其窮也大寶曰

位君子當之損益百世煥乎文章井然而不可紊截然而不可移當位以節有天下而不與國有道而不變塞皆中正之所以通權其輕重去其偏枯則道不至於窮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有非境遇可以動其心者覺天下无窒礙之處人生无拂逆之事行或使而止或尼无往而非流行動變之神化也天之高也地之厚也爲之定交躔測分至寒極節之以溫暑極節之以涼而四時成矣億兆之衆庶也萬物之繁

頤也為之尺寸權量以節其長短輕重多寡之則為之貴賤等級以節上下儀文之隆殺衣食婚喪之典禮其制度也用不至傷財取不至于害民矣　統觀卦象卦義節不主言儉約苦節未是困窮固守之謂節者品章名物細小繁雜之事苦節者時際于窮反為品章名物之所拘束狃于小而遺其大如以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為正則舜可臣堯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為正則子可臣父之類是也此道所以窮窮則變

變則通惟聖人有中正之權以通其窮故窮于父子者夔夔齊慄以通之竊負而逃以通之終身惡衣菲食以通之窮于兄弟者使吏治國以通之避罪居東以通之窮于君臣者或去或奴或放或伐以通之惟歸中正而已使以苦節當此則身為廩井之灰泥聽生民為洚水之魚鼈惡得謂之孝使有庳之民苦于暴虐管叔之誅與聞于貟扆惡得謂之悌友使先世之禮樂斬絶祭器艸莽使湯之典刑顛覆天下之生

民塗炭惡得謂之仁人如其道雖擎拳曲跪之微必纖悉而致謹其道窮則一國非之天下非之而不顧非聖人其孰能之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徳行

水至于澤无論江河雨露來則必受受則必合有符節契合之象故為節君子于此知示信于天下者豈止符瑞之一端哉凡日用常行若權衡若度量俱定為畫一之數使民守而弗失信而不疑无往而不合

節制數度之謂也頒瑞于羣后而爵禄隨之德有大
小行有勞逸不可不議九德在位六德有邦三德有
家如四岳九官十二牧各有所行之執事下逮庶民
在官農夫耕穫亦各隨其差等是議德行之謂也
玩制數度議德行二語知所重專在節尺寸尋丈
銖兩斤鈞升斗鍾斛制一定之數比天下而合之若
節節之不欺天子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
十里附庸不能五十里為五等議德行以授之天子

介圭其下則頒桓信躬蒲穀為五瑞以信守之即符節之所自生也不察此實象僅以虛言節制則節而信之之謂何德行奚待于議哉澤上有水僅言其虛受滿溢而不言其合一之可信象疏而理浮矣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渙舟楫以致遠反而為節則不出戶庭以自守初居澤下止而不動雖上有橫流之及亦不受其推盪天下滔滔潛伏於下獨善其身與物无忤故為不出戶

庭无咎之象

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水流為通水止為塞初潜澤下止而不流知其未可往而不妄出不違時以自試静則生明水固然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在下不為淵泉在上不能及物抱陽剛之才居中以自錮當有為之時閉門不啓安坐于門庭之内无所往來无所制作天下亦何頼有此人哉故凶

象曰不出門庭失時極也

天以時示人人以時合天不當出而出則將焉往當出而不出則將焉守二有濟世之才際有為之時乃忘棄民物獨善其身可謂失時之極　初不言節名物不及庶人二不言節旹名物之絆係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三居澤上水之來者于斯會合水之公者于斯減殺苟无節之之術則盈涸不時或汎濫而无歸或傾瀉

而不蓄其咎大矣三為内外之防澤之主也遇有不節則憂形于聲色發為嗟嘆自无不節之咎澤有不平之處則流而作聲不節則嗟之象　上下之交等威最嚴其節稍踈則陵替僭妄之釁隙生而怨望者多矣此聖人夜以繼日而思者也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夫以不節而興嗟則自知所節矣又誰得而咎之

六四安節亨

四坎體之水流而入澤者也水流則動而不安入澤則静而安矣三四兩柔上下相比而无間如水之相就可合而不可離自然而然非由勉強安節之象也夫有待於矯柔造作者必多桎梏違逆之處安行中節无不亨矣故其亨與卦辭同　聖人之制為儀文度數其所以能无過不及者亦就人心之安者而設施之耳苟違其節則不安矣君逸臣勞父坐子立兄先弟後安之至也即此是節即此可通行而无弊于

是有俗儒焉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則有嫂溺不援
禮食飢死不知安之謂也夫子曰女安則為之三年
之喪所以齊疏而不錦饘粥而不稻顧其安與不安
耳豈安之外别有所謂節哉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五為坎主水之原也四承之而行非无本者就濕潤
下安其故道无假作為无待勉强此安節之所以亨
也即水到成渠之喻惟君臣合德而後能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此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制數度議徳行之主也其所創所述所因所革旡不合乎天理當乎人情故其為水如甘霖時雨施之而中節三千三百天秩天序行以和節以禮體舒而心樂稼穡之悅我口天下皆同故為甘節之吉然一代之興必有因時之道權宜而得中即尚忠尚質尚文亦各有補偏救敝之思至于千古之民彛百王之損益其大經大法是可垂萬世

而不變則當斟酌于往者之所尚而得其盡善盡美矣何必悉出于一時之更易哉自此以後制議之聖人雖往而所制之數度所議之德行傳之于无窮而莫敢改作中正以通為可久也　坎之彖辭曰往有尚言水之行自有所向必放乎海也水出于山則甘五流而入澤藏艮彖故云甘節然此亦必至于海則變而苦矣聖人知禮樂刑政未有久而不潄者有治人无治法其至論與　往有尚如行夏時乘殷輅服

周冕舞韶樂取之往古所尚即為不易之定制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其尚往无不同者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有其德而无其位與有其位而无其德俱不敢為制議之事五德足以稱其位因時而損益權宜而處中所以能恊和天下而成甘節之美　或曰履五當位與節五不殊何以在履則厲在節則吉也曰履五乾體天上澤下君剛過而予聖人臣无參賛之權節五

坎體水澤同流君臣合徳于聖者爲合徳者吉位雖同而居之者異也况于禮大而節小品節易制禮難三代以下所行者節也何得云禮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人之動静語黙喜怒哀樂莫不有至當不易之規矩毫髪不可以出入者在苟不得其易簡則皆視森嚴爲桎梏畏儀文爲煩雜矣有畏其持循者有失于拘謹者皆以節爲苦也雖守正而不敢踰越而天空海

潤反為之逼隘故凶校之放縱顛蹶者豈可同日而語哉兢兢自守悔可亡矣　夫克己則復禮威儀禮儀待人而行發而皆中節原未嘗以為苦區區於揖遜拜跪之末逐逐於事物多寡之微而不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動輒違礙而无和樂至疏誕之徒有禮豈為吾輩設之言皆攬其流而忘其原也茍為有本動容周旋何在非禮時言樂笑何地非節以簡御繁以一貫萬何至於苦吾見後世議禮之儒引經之論每多

膠固而不能通觀其立言則正察其存心則君子然欲施之行事則必不可與之辨難則必剛暴而自用皆苦節不可貞者也　水非居上之物勢必返下返下必趨于海而苦與彖辭同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節不能苦人人自苦耳道不能窮人人自窮耳上之苦節執守而无權故不通不通則窮夫子曰窮則變變則通

渙以風行水上其所流通者散布于天下享帝立廟所以聚无形之渙節以澤上有水其所汎濫者約束於制度數議德行所以謹名物之節

䷼澤下風上中孚

節所以昭信也示之以節而人信矣此中孚所以繼節也為卦巽兑成象木根入土下滋于澤澤氣行空上達於木俱以虛相授受天下之事理莫神于虛人身之智力莫貴于誠虛則無礙誠則必通子云吾有

知乎無知也有鄙夫問我空空如也舜好問好察用中于民皆虛之至誠之至也實則物而不化觸處皆成罔象為君不納諫諍為友不受切磋萬物不能出入自以為是距人千里之外以妄為誠其偽極矣此不誠无物也无物者執偽物以為物而隨事順應之真物遯矣先儒以實釋誠似是而非詳繹中孚之晝與義即昭然若黑白矣上下二體相合正反相似兌轉體為巽巽轉即為兌盤旋顛倒虛在其中魂與魄

交神靈內含如鳥之卵初上兩奇象殼二五兩奇象白三四兩偶象黄黄有虛竅混混淪淪元氣包藏母氣外感孚伏時至然後甲坼初象伏二象黄白交𥡴三象各分父母之氣而成質四象啄破卵殻五象鶵依母六象離羣各飛六爻之內為燕為鶴為爵為翰音亦取鳥象人為萬物之靈以其有聰明知識也惟其役於聰明知識則不虛矣故往往與天違與物忤反不如飛潛動植隨天所賦順氣而游无聰明知

識之用其身不能自主能與天通也至于聖人无思无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還聰明睿知於天而不自執則我之耳目心思即天之聰明睿知也夫焉有所倚　易位為大過夫虛中則誠誠能動物故卵變鳥虛外則巧言令色以欺人故枯楊之梯華而不可久　古今億兆所同之情及乎羽毛鱗介无有間隔者惟母之養子禮傳心誠求之不中不遠夫寒暑飢飽痛痒燥濕母初无意必于其間但視乎子之所宜虛

心以求之未有不相近者苟先横已見實於胷中其寒暑飢飽痛痒燥濕有不拂戾者乎故孚之畫則中虚象則抱卵意則誠求也惟聖人能萬事萬物立身與人莫不皆然不止于養子釋氏之心本自无老氏之无生有致虚守静似乎苗裔中孚而實不同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以風感澤澤止風動隨其所受見為波紋而不可揜卦畫以四奇包二偶外實内虚外實則藏蓄堅固而

元氣不漏内虛則有感斯受而神明靈澈故為中孚

孚之及物無意必固我自然順應而不與如豚為水

畜風之將作也人不及知豚先時而鼓舞魚為水産

風之將動也澤未及覺魚先幾而跳躍風未始與豚

魚期豚魚亦不必喜風之至惟虛相孚與天為游无

有不信人之孚誠能如豚魚則吉矣木之浮澤亦猶

是也刳而虛之何川之不利涉哉然尚恐氣機流行

聽天隨化則以妄為常者不少必利貞乃可以云孚

中孚中孚中者從〇從丨天體周旋上下四方无不覆幬故象圓聖人處天地閒財成輔相使无過不及故于圓內加丨而兩界之以指其中令匠氏之規尺以求中頗能象之自小篆但取妍整以便結搆而此事形意俱亡矣孚者從爪從子鳥之伏卵以爪按之晝夜轉動使周圍俱受母氣古无抱字以孚通用抱鼓即作桴鼓是孚即抱也轉文謀切謂鳥子將離殼羽化而勢輕也又轉𠜴苗切謂鳥子啄破殼也

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合巽兌二體三四兩柔在内而虚分上下兩卦二剛得兌體之中而實實无虚不靈虚无實不顯虚實相資變化出焉鳥孚其子心誠說之故能氣入乎卵中為人君者能說以巽入乎民心則孚直化于邦國曾謂君民之不若母子哉豚魚性屬于水即能知風豚

魚豈有心乎人之信能如豚魚之无心而不爽則吉
也大川最險人不畏懼而敢于涉者以木與澤相信
乘虛舟而遇順風又何懼焉中孚卦畫以天包地之
象九五陽剛中正旋轉不息九二以剛中與之相應
所以包含覆載使萬物流行充足各與无妄而以誠
以正應乎天中孚之道盡矣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澤上有風風來澤動其為狂濤濁浪非水之本性風

使之然也君子于民猶是焉奈何其化民成俗不能勝殘去殺至有獄之可議邪既原其故既得其情議所以生之而不得則緩其死以全我好生之誠夫為人父母恩斯勤斯育子之憫斯惟疾之憂何忍致之于刑戮君子之于民何遂不如父母之于子鳥之于鷇卵也其相孚之仁苟若此何有于化邦　六十四卦大象之言刑獄者六噬嗑明罰飭法賁无敢折獄解赦過宥罪豐折獄致刑旅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見

仁人君子用心丁寧反覆于此然皆以離明爲燭察
廹乎中孚其至誠惻隱有不專恃其明者以父母之
情權生死之際故推及幽隱極于无形如澤上之風
非言語可想像者也
讞議語也從言從義義者宜者言語務于詳盡使合
其宜也緩綽也從糸從爰以手相援則急切以糸
素相援則情緩矣本作䋤緩素從糸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虞有慮事詳審之意故為憂虞有安樂欣喜之意故
又為歡虞始能詳慮終獲安樂之吉立誠之初始孚
之事時時慎患恐有意外之他變不遑寧居燕逸也
初為殼守不可不固　鳥之結巢孚子不至深山荒野而
寧傍人離落者畏蛇之食其雛也燕最近人可无蛇患其
餘諸鳥未敢與人馴習則須防蛇害不得同于燕之无事
虞篆見屯三爻聖王設為虞人防守山林川澤
護鳥獸于方孳使无毀巢破卵之害既以護善

類即以其人除惡獸也它毒蟲也象形石本他俱作它大過有它吝尚存正文上古艸居穴處多有蛇患故相問无它乎以其隱形難見借爲在彼之稱俗贅虫㺑燕玄鳥也象形鳥之孚子燕爲最勞春社來自燕代飛翔數千里啣土壘巢孚卵于南慮有它變小心畏懼秋社雛長復向北去以其處人堂室借爲燕安燕饗之用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其志混然純一无有雜亂故為未變如鳥之方孚未

曾變成形質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三四中存為䰟二五外守為魄孚卵既久䰟魄相合

鶴陽鳥其性喜陰恒宿水南山北以爻位推之二之

子未能和母而鳴況母呼子應羽毛盡然不必鶴也

夫鶴以聲交而孕雄鳴雌和子已在其中言鶴之在

陰因鳴以感其子之化育已在和而應之之時矣自

是之後卵為好爵惟吾與爾共引習之使彼弱翮可凌風而飛也爵小鳥靡引小鳥習飛之意

寉鶴從隹從冂（古坰字）冂象表識經界之形如後世坊表之類鶴之為物大于衆鳥翛然遠舉於郊坰之外遥望而即知之常以夜半鳴聲聞數里喜集陰處謂之陰羽老則聲下而不高近而不能參小篆加鳥于義為贅[illegible]爵禮器象形或作[illegible]指小鳥穴居之意爵之取象于小鳥以其節節足足可訓戒也祭享大夫

以上得賜爵因借為爵禄之用靡靡披靡也從麻從非分麻為細縷其絲飛散披靡之意鳥鶵羽弱如麻絲不能高舉父母引而習之使至于乘風也非飛本

一字詳小過

聲音之感至于成形誠之至也大傳所以推及見遠加民若凡鳥之相呼啞啞喈喈不足以當此爵禄名位人君羈縻天下結巢抱子亦所以羈縻凌霄之勁翮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陰陽之氣化一時俱動故一鳴一和而成子其為中也先凝結於中心及乎感應相通乃得其願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兌澤以三為主巽風以四為主兩偶相比三承四謂之敵相抗衡也四乘三謂之匹並驅馳也物莫平于水水莫靜於澤然虛而不能自主一受風之激蕩作為波濤能排空倒岳風息即止其靜如故乘舟之人

遇危則憂懼遇平夷則安泰盖曰澤得風為敵敵或時鼓而㴞天或倏罷而為袵席當其鼓也或驚而泣當其罷也或憂而歌皆風澤之象如以孚子言則象成形而氣血流通鼓則振翼罷則傷敗而夭札所以動止不齊悲喜並至有泣有歌兩體為上下之交兼取二體會合之義以其虚也虚則靈變而不可執

一

𢿍敵仇也從啇言相詆也從攴手相擊也鼓鼓擊鼓

從壴樂在縣也從支指擊之意借凡振動之用罷遣有辠也從网從能才能之人而陷於羅網則貫其辠而遣之曰罷借凡止歇之用又以能人而困于網羅其力竭矣轉讀為疲倦之疲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以陰居陽直風之隧故動静不常悲歡無度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風行澤上乃月滿水盈之侯乘虚遇順瞬息千里雖

有超羣之逸足不能與之方駕而爭先後也即履險而无咎三四雖匹三澤體四風體澤不能自主風能主之故四獨去而亡其匹風雖動澤何戀于澤哉鳥之孚子或踰月而成鷇或不及月而成鷇然大槩以一月為期鳥長則嶋鴒相隨而陰不相為匹

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

四與三類也然風能上而澤不能上陰從陽而上不係類而下馬亡其匹獨為超絶也中孚利貞在四五兩爻

三四兩爻三四雖類而四五同體欲上附五自與三絶

絲絶以刀斷絲象絶絲為兩段之形小篆省絲半體

復諧㔾作絶而義反晦

九五有孚攣如旡咎

五為孚主故獨言孚下應九二兩剛得中共涵兩偶

二在下而靡之五在上而攣如為鳥子既成而出其

情愛綰結不能相離牽係從母之象保赤誠求不中

不遠自能旡咎五以陽剛中正有孚之至德化邦如

養子應天如信心天人合一而羣歸之誠中形外可謂盛矣

象曰有孚孿如位正當也

君以孚感天下而天下以孚應之君民之情同于父子膠固維繫不可解散非德位允宜其孰能與于此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孚至于上鳥鷇既長飛鳴已成各欲離散之時其防護愛育亦已稀矣弱羽高飛本可憂危而況于聲聞

過情者乎禮傳雞曰翰音以鷄鳴候時鳴先振翼也其飛不及尋丈聲則遠聞若登天然輔嗣曰音飛而實不從甚契不誠之旨鷄以誠化不以誠守固所以凶也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鷄有翼而不能飛其為達曙之呼徹于上下名實不相赴也聲聞過情涸可立待何可長久大過枯楊生華正與此同

山下
雷上
小過

有其信者必行之人信而後可行關塞无所阻道路无誰何信而後諫信而後勞誠中形外故受之小過也山下雷上艮位東北時當大寒震位正東時當立春雷未可發聲而先發所以為過然于時亦不甚遠月令之少差往往有之所以為小過雷之奮迅自重土而達乎上其高不踰五岳登泰華之絕頂見雲雨雷電悉出其下令震雷在艮山之上亦騰赴之小過

者矣天地人物性情事理各有當然之極則謂之中不容損益益則過其限損則不及其量過與不及咸謂之過中乎往矣繼之而來似過乎中然而不得不過者時為之也日月相推寒暑迭興天之過而不留者也少久而壯壯久而老人之過而不留者也天地開閉一治一亂千變萬化同歸于盡无有不過者男女感應歷吉凶悔吝得失憂虞至紛至賾必造于无亦无有不過者故大過為上篇之將終也自其既過

而觀之何事不為塵土何念不為糟粕又何物可以自守而為歸根復命之用哉所以君子寧處身恭儉不敢務為高飛遠舉庸德之謹庸言之信兢兢執持而精義入神聽其深造皆宜下不宜上也至于遇與不遇尤屬外緣乃身世之偶然原无可期必于其間者卦取象于飛鳥三四兩奇為身二五兩偶為附身之翼初上兩偶為附翼之羽二鳥之藉以飛者其過亦在是故皆云飛鳥而皆凶二五得中俱有遇而

不遇之象過祖不及君密雲不雨不遇也遇妣遇臣弋穴遇也遇過者俱小不遇者俱大此柔得中而僅可小事也三四包于重陰之内俱云弗過是失位不中不可大事也　大過者天之時會小過者人之氣數澤滅木者五常變亂山上有雷者百年飄忽　中孚取象于卵鷇小過取象于飛鳥伏孚既成翶翔遠去人生百年猶健翮騰空而過沒世无聞聖人所恥前言往行傳之方冊亦僅飛鳥遺音之入耳也六如之喻

豈能及此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二陽局于四陰之間陰乘時而用事陽不足以有為但聽陰之動止是小者過也小者過則小者亨矣陰勢過甚當知持守之道而利于得正毋以時驅運逼而遂其非即有所事亦可小而不可大為卦內止外動正洪範所謂作内吉作外凶用静吉用作凶凡事

屬內與靜者必為小事屬外與作者必為大事吉凶如此可不可燎然也小過從中孚而變翰音不飛聲聞于天飛鳥行空遺音于下夫以太虛之廣一小鳥過之不見其形但遺其音何其飛之疾速乎震動而上絶雲霓負蒼天恐力之不任反有危墜之禍是不宜也艮止而下卬隅翳蔚林麓安閒飲啄得其時棲息有其地是所宜也吉孰大焉　天下焉有不可大事而獲大吉者乎不過從宜上宜下而校之則宜下為

大吉

小過小過觧見大過

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內外四陰其勢方盛是小者過而能亨也君子之過以正而得亦以正而處惟有自反自訟歸于內省不

疚而已如日月之躔離時為旋轉而薄食隨之行而適逢其會雖聖人亦有所不免過而能守正者與時皆行乃天運使然非人力所能為也上下兩柔居位得中然德薄而才弱以之小有事則吉負剛健之德與才者偏失位而不得其中君子而不逢時豈能有大事之表見乎觀其卦畫三四兩剛合為鳥身二五兩柔比為鳥翼初上兩柔張為鳥羽有飛鳥之象焉鳥飛迅速遺音下聞茍得叢樾之可棲泊則戢喙斂

翼不欲高舉以自取于困窮夫過而上上則凌陽為逆過而下下則承陽為順寧為貶損不處高亢以其知順逆之理故也小過之時在國為君弱臣强在人為嗜欲深而天機淺非退然自處于不足未見其可也

非非為反羽與䷽小過之畫相似但縱横結構不同借為是非之非因作飛以別之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

乎儉

雷發于地其猛烈之氣及山之高峻而盡矣山上有雷是奮迅而小過者也君子審乎此象知過以時行人不能免則行不敢傲寧過乎恭喪不敢易寧過乎哀用不敢侈寧過乎儉所以拘謹窒啬願為自守之道不欲邀希世之功其時然也雷氣上行山體下峙背馳而不相合上動下止君作而民不應皆不可有為之象

故恭肅也拱手相對内有敬肅之心矣恭敬之人可以共事故借為同共之用後人以其溷于借也加心作恭以別之古恭共拱俱一字哀哀閔也掩口以衣而哭泣乃臨喪之容閔為往弔也儉儉約也僉有衆之義一人而為衆人之事儉約甚矣

初六飛鳥以凶

初上為鳥之勁翮鳥之所以能飛者在是故皆言飛鳥初在卦下亦其所宜然小鳥習飛之始憑其弱羽

而自陵躐无不因之而凶也飛鳥之遭搏擊擒捕无不以此以猶因也夫陽剛之才德神龍之變化初猶勿用況于陰柔況于飛鳥乎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弱羽習飛而好自用小人處世急于見長而身試因之得凶是不可如何者也猶言无可奈何之意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二居三下視四為祖上應六五之柔是過祖而遇妣

也卦象飛鳥二與五皆當為翼異鳥翼兩相比輔故為妣然四五震動動而上往二雖當過時中正而下止與三合體而相安附是不及君而遇臣也能守宜下之戒而行之以恭儉即時之過可得无咎　祖有功而宗有德過其祖則功業往矣妣雖比德于祖而所行止閫内之政遇其妣則大權旁落矣國之貴者惟君不及其君則身无可委贄道不可行矣臣僅奉令守職者耳遇其臣則將為乘田委吏抱關繫柝之徒

矣此僅可小事之象也　過與不及皆不合其度惟遇則適相當不前不後也

祖　祖始廟也從示從且且以陳肉祖廟特貴故當且

妣　妣殁母也從女從比母殁而跡其言行可比德于父也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不及亦過所以不言過而言不及者以臣不可有過君之義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以陽介乎動止之間而為艮主乃上下之防有其防則有所限量而不過卦畫上下整齊二奇中處四偶外布无攙越紊亂三與四為之界限也故皆云弗過然陽性上往三有上六之應從其震動則災害之至有不可測度者言從而上或將戕之也故凶　一奇横于二偶之上防之象内外上下交關此限必不可踰越弗使過乎此而當立之防從人而往其防決矣

防決則内外上下各相變亂其爲戕賊豈止一端

防防隄也從阜從方築爲隄防必度地勢亘岡連阜得其方向始能永久不崩隳墜耳戕戕從戈從爿爿爲人凭依之處而戈矛及之禍患生于所不測也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艮止介乎震動不能自守而從人以陷于上遇其凶當如何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陽爻陰位不用其剛與正為鄰不遂其動屈于柔下能守其恭雖當過時而已无咎人欲求所遇合不惜過分以致之或過騁其才力或過用其聰明而反失夫至當之道君子但以平易行之弗使之過而已遇矣其遇乃在弗過之内非有他也茍欲乘其震動之性往而上進則至于危厲此必當戒慎者用行舍藏隨時以著仕止久速何嘗固執君子為時受過亦所不辭及其更也光輝如故若自謂吾心之无私守此

而不變則過戒于貳矣勿用永貞乃改過不吝者與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陽性上往挾以震動其過也必矣何能弗過而遇之乎以其居位不當陽剛无所施為故耳姑勿言其往无所之即有所往終不可久久所以厲而必戒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卦形似坎為雲似重畫之坎為密雲然寔非坎也故為不雨陰盛陽衰雲倡而雨不和雷為旱雷山為焦

土我西郊之民將不耕不稼矣公獨憂之乃弋取隱伏在穴之禽獸以備凶荒夫君子之于禽獸張綱猶開來歸不殺仁之至也今弋取在穴者得无取之小過乎特以憂民而至此　文王與紂之時不可大事而下順五君位而云公以服事殷之象也小過為君弱臣强强而能盡臣道所以為至德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天油然作雲雷發聲而雨隨之今雲盛而雨不應者

雷已出地且過乎山上其欝勃之氣洩越逮盡隂陽不復和暢矣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窮隂在上悵悵无所適下應九三止而不進獨翔天際欲求所遇合而不可得非其本然也特以自喜高遠過之使然耳過之斯弗遇也鳥飛不息必離矰繳而凶其凶之道非災來自外則眚作自内上逆之禍于兹並見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逞其六翮飄颻于上窮極而忘歸宿弗遇其巢穴而過於高亢也亢龍且悔况亢鳥乎

中孚之卦中虚虚者神靈之圓變化出焉故彖言豚魚而爻言飛鳥小過之卦中實實者物而不化故彖言飛鳥而爻終以飛鳥也莊生鯤化為鳳盖竊取兩卦反覆魚變為鳥之意然在大易則平和典雅在莊生則誕而譸張矣易无所不備經生自棄之

耳

䷾ 火下水上 既濟

人之往來皆謂之過過江河求所以過之之浤是為濟也大傳有過物者必濟指津梁舟楫而言有津梁舟楫為之物則必濟矣小過之後乃為既濟也上篇始乾坤而終坎離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水自為水火自為火兩物不交未禆于用此天生之水火也下篇始咸恒而終既未濟生人之用莫甚于水火水入

釜甑以供調和火傳薪木以佐饔飱兩物相交皆失其本性此人用之水火也水本潤下火本炎上逆之而為既濟凡物不逆不能成金逆之以煆冶而後堅利木逆之以繩尺而後正直土逆之以耕耨而後發生人逆之以教誨以憂患而後操危慮深趨乎學問自乾坤以來歷世道之升沉人事之消長變易已盡始得此卦其爻位之整齊陰陽之迭應乘承之比合无有善于此者其義不止于過涉而兼取于鼎烹道

上而屬火以腎為坎居下而屬水呼以升腎之氣使水上行吸以降心之氣使火下伏成燒煉之功燒之堅則存之久形雖可壞神不可壞即金丹聖胎也然其為道必斷絶人事一念不起方能致功陳圖南无極圖全然發明此義究竟于此卦毫无縮合聖人之身配乎天地天地交而成泰水火交而成既濟天之中氣交于地地之中氣交于天一上一下无有間隔不以呼吸為升降不以燒煉存形神不以偏靜用功

力不以造化私一身正已而物正盡性而參天地豈區區尺寸之養哉　卦雖為既濟爻多不濟之義惟初最先得初吉之道勢為可濟然曳輪濡尾亦為將濟未濟之時二喪茀須待得茀而後可行三遠伐力憊而後得濟四衣袽以虞亂五殺牛不如禴祭是濟有不安于濟者至于上之濡首則既濟反為未濟矣正終亂之謂也天火位原在上地水位本居下其氣一交為暫而不可久故泰之六爻不言泰既濟之六

爻不言濟也

既濟亨小句利貞初吉終亂小句

水寒火熯火燥水濕不能相容反其性而顛倒之則能交助而成功故為既濟夫江河雨露之水行乎地太陽木石之火麗乎空神全而氣厚取之无窮隨在各足及夫既濟則一星一勺鼎烹之水變易而不靈薪傳之火熛烈而就燼雖于人用為大而水火之所亨亦已小矣然而剛柔得宜隂陽不愆卦爻固未有

正于此者二象各司其職以顯功用其于初也可云吉矣水火有生生之原豈能久聽其矯揉奇偶陰陽氣化不齊六虛周流爻位變遷必无長圓滿而不參差者終必至于錯襍零亂歸于自然而已

既濟既小食也從皀皀穀香可扱食也從无飲食氣逆也小食則氣順矣借為已事之用謂食已而事畢也濟從水從齊齊象禾麥之秀原本稍高後發者稍低二指畦與地也日至之時无不悉熟物之多而晝

一无過于此故為齊也苟逢旱乾其吐穗結實或有
愆慝水至則又均矣禾麥之成功得水乃濟也借成
事與渡水之稱為卦排列整齊有齊之義晏子云以
水濟水誰能食之則濟有調劑之義水上火下得烹
飪之用皀與齊又咸有五穀之義故九五以殺牛禴
祭為象未濟上九以飲酒為象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
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既濟之水火失其天性矣彼為用于人間而无不藉之者流行雖廣而亨之道則小也立位成章自有陰陽之分六畫之剛柔悉當其位所以云利貞也初吉者二柔為離主居得其中上應剛中之五以火熟水水受其濟火有其功元首无為股肱竭力得明良喜起之象茍終止於是將水涸于焦釜火滅于漏溢洪荒不能為文明唐虞不能為夏殷變易時中之道安在也止即亂矣惡其窮而不變終于窮也終止窮俱

盡之謂六十四卦盡則復來无窮盡終止之事未濟則事之始矣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火地易其性變矣然水得火則寒者煗火得水則燥者潤交相為用而既濟者也君子觀于斯象見其相因之如彼而相克又如此居上而臨下則水決而火滅水涸而火熾則失職者受制于人是相用之時已伏相害之機思其患之必至而豫為之防庶不至

于終亂　人類交遊互相為用倚為耳目手足及其真性發見不止爾為爾我為我凡平生之殘忍刻薄可以施于至親密友者不遺餘力輔嗣云同舟共濟胡越何患乎異心投戈散地六親不能以相保嗟何及矣是以貴防患于未然　卦義與萃相似何以萃不言患蓋兌為西方之卦象澤而屬金澤能勝火火亦能克金循環相制兌偏強之勢又澤雖居上有金為之釜其象堅固水不能決而向下可以不防兌離

二女生而志不同其患易于覺察坎離中男中女情本相交未見其患何為而防故患必思而見防必豫而固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旡咎

坎為輪離為牝牛以牛駕車曳之而行牛善渡水惟出其鼻則不溺矣今曳輪而僅濡其尾于濟乎何有是以旡咎　水在下則深而險在上之水臯原平陸之淺津耳不必乘舟而渡深厲淺揭亦已足矣况車

載而往其安逸已甚　曳輪曳之使行也先儒俱作止而不進則與輿脫輻无異又濡尾不指牛而指狐豈人駕車時有狐並濟之理

𨋎輪有輻曰輪无輻曰輇從車從侖輪以木齒比集而成侖之意也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乘輿而濟水不深險可知義當无咎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卦之所以成既濟者以二濟五也離中女以柔居陰皆婦之象婦行以茀為之蔽詩所云翟茀以雉羽飾之簟茀以竹為之也喪其茀則不可行矣如欲逐之則何所適從且止而勿往彼男來下女至于七日而自得矣既濟反為未濟陽來居二之象　火之遷就離其母而後得所依歸火將往而屬水女將往而議酒食火有灰燼為之護衛而後可去婦有竹革為之茀蔽而後可行　震二勿逐七日得雷聲一去无跡

反而為艮則止不動矣此爻勿逐七日得火光閃爍

无定往而居上則得其本然之位矣

茀茀道多艸不可行為茀從艸從茀道路多艸步履

窒礙行皆茀戾也借為婦女之車以障蔽其後者謂

之茀顧思義婦女无遠出之禮行皆艱澀茀其常性

也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坎離行乾坤之中道互為上下而其中不失如星曜

各旋而樞極不動二喪于離即得于坎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當水火交會之際其為搏擊爭鬭何待于言九三以陽剛足勝其任然用火敵水而居于其上為力難遼天時逆地理拂物情以挽日昃之離成中興之治豈一朝一夕所能辦哉故為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之象古今有國家者生憂患而死安樂戡亂之君能克難于危亡恒驕泰于安逸泰之轉否既濟之反未濟倏

忽耳惟小人勿用而其功始可保葢爻之左右皆陰下有以熏灼其耳目上有以浸潤其肌膚不可不思患豫防也　高宗殷聖王武丁鬼方幽州也晦菴以為荆楚引詩殷武奮伐荆楚為證于象不合夫北髙南下北幽南明北水南火人所共知者三以下卦伐上卦以明適幽以火克水其象顯然後漢西羌傳武丁征西羌鬼方是也商頌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葢北方剛勁南方柔弱以北而趨南易以南而徂北

雖然而聖王之于天下豈斤斤校力之強弱予郤克夫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其言非通論也　師上亦有小人勿用足見兵革之事聖人所不欲聞其敗負不必言驅生民之性命殫國家之財用而勝之及至成功其憂方大夫外患既除内禍自興肘腋之小人甚于敵國之戈矛故于既安且寧則戒之　武丁中興殷業再世而及紂自三閲四至五東鄰殺牛鬼神不享殷命絶于天之象西鄰禴祭

受福周德日新之象爻言小人勿用預憂其爲亂階

傳言憊亦審知其元氣傷殘也以火變水與革命之

義同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夫以高宗之聖僅克一鬼方何至三年之久遠乎然

用離火以克坎水非天地自然之勢雖以仁伐獻猶

且暴露其師旅疲罷其筋骨可謂勞憊矣兵可妄用

乎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水欲下決火欲上燎四當其衝正多懼之地雖處高位而服有采繒其心不敢便安恐事起倉卒佩玉長裾不可以應變豫有短衣以防患自朝訖莫終日為之戒備繻繒采也袽短衣也如身之服短小稱身便于作事先儒以袽作絮或作帤指為敝敗之綿帛用以塞漏既嫌于改易經文復與象不合夫火上已温之水非可汎舟者也安得有波濤之險而備敗絮以

塞穴耶不過言水火倒置如大象之防患

繻繻繒采色從糸從需采色俱需染而後成衤如篆闕

從衣從如當是稱身之小服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位至于四水火相交成既濟矣尚何終日戒乎蓋疑

人為不能以勝天利用不可以久居治安不可以長

恃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水火以供烹飪莫重于祭祀五以剛中為坎之主得二之柔中離主以為應相須以濟者此也天下治安聲名文物禮備而樂作東鄰有殺牛之盛舉然而黍稷非馨明徳惟馨顧問主之者誠敬何若耳如僅以制度威儀循其舊典反不如西鄰之禴祭用物雖薄而誠敬昭格乎鬼神實受其助祐之福　祭以明濟幽福以神濟人相須而濟之意　東鄰指日出而言西鄰指水發原而言亦暗借殷周之象不忍斥道之

也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寔受其福吉大來也

殺牛之祭在東鄰可以云盛然時已將去豈能以文節之繁挽天心之鑒汪西鄰之禴祭又何足貴而時則方隆所以不如也與時消息天且弗違受天之福何吉不臻故曰大來

上六濡其首厲

濡沾濕也既濟之水无深險之象何至于在上者而

濡其首上居既濟之極火燄猛烈水湯騰沸其氣發越于上沾濕于首如人之飲食奉養使其面目潤澤此非粹盎之徵居使之然也必至于危厲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濡首之厲以既濟為成功不虞其終亂治亂相倚往來无端目前之適意何可以久留　玄門以水火既濟可致長生聖人言何可久正與之反背是彼之水火非我之水火也學易者不可不知

䷿

水下
火上 未濟

既濟則人情安逸不復有為而易以此終是窮盡无所事也物豈有窮盡之理乎傳曰物不可終窮受之以未濟終未濟居易之終必思所以濟之事復始矣既濟之火薪傳者也其火易燼既濟之水鼎烹者也其水立涸皆終窮之物也未濟之水江河也其火太陽木石也性生生而體變動用之不竭取之不盡皆无窮之義也日躔不與分至同行晦朔不與節候同

交晝夜不以子午平分皆旋轉无端消長互用此所以知來藏往生生不息也然則何以又曰男之窮也物窮者窮而終男窮者窮而始窮未有不始不窮亦无所見其始也既濟上水下火水將流下火將就上相合之際比密无間未濟反之上者自上下者自下雖相磨盪隔絶而不通其象各見于三四兩爻之介既濟伐鬼方戒衣袽嚴其疆界不令有所侵奪也未濟涉川伐鬼方除其梗塞不令有所背叛也未濟非

不濟也水火各居本位待人而濟坎離得天地之中水行地中西原而東放火行天中東升而西沉既濟乃咸池浴日畢事晏息之時未濟為日出榑桑萬物動作之候昨日之莫氣得所休養无不悉洗其舊習而方新之朝氣更明心為火洗心正所以明明德也天下之生息必始于濕濕熱者水火之幾微滑滴不枯即為鬱蒸鬱蒸既久必出為潤澤在天地則謂之氤氲在事物則謂之醞釀旋相克而旋相生變化

无窮寔兆于此以顯天地之神功成男女之大用以未濟終終則又始示无窮也　水火背馳欲濟甚難初二兩爻止成既濟初一爻之象用力多而成功少也三當陽絶之地水性潤下隨之則終于不濟利涉是逆之使上也四火體炎上未能振起在下之物惟震動如雷則陰火自下出五為日之中正照及萬方至上則水又受火之氣薫蒸而為酒未濟復有濟之用矣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既濟之亨以人用言故小未濟以水火言各安其位自然之性无所拂逆是以能亨狐性善疑能濟水而不能浮渡必俟凍合水涸然後敢行其尾長大稍有沾濕則退卻而不敢前小狐則遲疑更甚何望有成故云无攸利卦反既濟而來一治一亂未能即濟天下大有為之人臨事敬慎而不輕試多謀而善斷未有進而復疑疑而不果者正以為未濟之象　或讀

作亨小為句與既濟同其如彖傳釋句何汔水涸也堅冰臨河與涸相似詳井卦　狐貍同類埋獸之屬多夜行晝伏坎水在下本其所憚又有離日當空決无敢濟之理葢極形容其未濟也為卦剛柔六爻俱不當位上下二篇惟此一見有難于成事之義故取象亦求其甚難者

未濟未從木加其枝葉象繁盛暢茂之形指其未有成實之事六月為未辰禾黍尚有待而收穫借為凡

事將成不即成之稱又借為不可必之辭濟見上卦狐狐妖獸也鬼之所乘從犬從瓜其形畧與相似善藏其身匿影不見如瓜之藏于葉下也能為災祥其產多在北方河水凍合伏冰上聽无水聲見有車馬之跡然後敢渡其尾長大惟恐沾濕行必揭尾物之多疑最不能濟事者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既濟之初吉以柔得中反而為未濟其中仍在雖有往來上下之殊所得无改其能亨者以此當汔而濟本非艱難之事以小狐處之遲疑畏縮未能即出險中至于濡尾而无所利則惟有退匿不果而已安能續往而終濟乎三陰三陽无一當位其能任事而克濟者非一人敢獨擅剛柔相應必因輔佐以有成不至于終不濟也　既未濟剛柔亦皆得中何以俱畧而不舉獨兩言柔得中乎盖既濟以火熱水水有藉

于火火无求于水濟之之權全在于二離照行空人民快覩二之剛中乃為上應之臣日之下熯者廣水之上蒸者微也然五非二亦不能自濟君臣協力功歸于君亦是常道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火本麗空而炎上水本行地而潤下各安其位无有交錯不相和合未濟之象也君子體物而得其性察方而知所安物至多也分羣而處不至于陵亂方至

異也聚類而歸不令其攙越天下奪倫犯分之禍俱由辨之不明居之不宜則自相雜擾並育不害並行不悖極其紛賾自有條理君子于此不可不慎慎則物情方向因其自然不假矯揉而已得之矣火外明水内明俱辨之象　辨當用𨒪為是詳履卦

初六濡其尾吝

幽隱在下伏於水際觀望遲疑濡尾而退然猶愈于冒險馮河者矣僅為羞吝而不至于凶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狐之求濟必于水涸冰堅之時初臨水涯而遽濡其尾亦不知其所究竟也極終也即不續終之謂坎水內明宜知然知在二而不在初

九二曳其輪貞吉

水之行地乃其正位二為坎主習險之人磨礱世故老成堅忍非畏險者比也居得其中上應明照之主當未濟之時思所以濟之之道烏可觀望而不進下

同于濡尾之初哉故曳其輪而使之行將往乎上以求濟然而未能即濟有乘輿以待渡之象任勞不避固守其正而吉也　乘輿止可施于淺津水險必須舟楫未濟之象也在既濟曳輪濡尾俱在于初令分屬二爻其故何也既濟之時水火氣交為力易初為之而二享其成未濟之時水火異性用功難一人之事二人協助而始就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在險之內曳輪而往似果于行二得中以行之无有不正者雖不當位而得貞吉　夫子于此言行益信曳之非止先儒以陰爻陰位陽爻陽位為貞反是為不貞六十四卦唯未濟有三貞吉而六爻全不當位因知其說之未然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當內外之交上下背馳而不相親就中成隔塞其使之然者三與四耳四離體能下照三坎體不能上滋

故未濟獨見于三水性潤下滔滔不返若隨之而征波靡狂瀾何所底止是未濟終无可濟矣安得而不凶當濟世之任者利在挽其日下之勢或絶流而渡或逆流而上涉大川而出乎險則未濟者庶乎有濟三當其介水之隄防不可不勉　先儒疑既云征凶又云利涉令人何所信從正疏加不字于利涉大川之上晦菴言但可浮舟不可陸走俱執滯膠固以辭害意由于不能觀象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以陰居陽質柔而好剛位不中正恐不能挽積波而有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麗薪之火反歸于上雖飄蕩而不焚暴露而不熸以得火之正道故吉也向所謂豫防之患衣袽之戒其悔可亡矣四以陽剛之才去下而騰上彼降者聽其自降我升者任其自升乾坤之内不已成隔絶不通

之象乎乃用震動之氣赫怒以威天下往我鬼方憑離明之所照下燭其幽隱比及三年彼裔土之人既仰維新之化使五服諸侯其朝貢以時而所以宴饗錫賚者亦有其道有賞謂燕饗之禮錫賚之物大國謂五服之諸侯　四以在上之火欲克在下之水无可施其力當用龍雷劈靂之陰火從地而升則水氣復薰蒸而上往使遠方之不貢不廷者无不朝宗于天子否塞之象至此盡通　既濟而窮兵幽遠恐有

黷武之嫌是諸侯之朝聘會同本无失職也未濟而討不用命正以養作新之氣使公侯伯子男相觀而化成先儒解釋大國俱不甚通暢不知如開國承家之例而賞功臣以大國乎又不知言大國之君當有賞于征伐有功之臣也然二者之中皆于上下不交為未切惟裔土賓服諸侯順從為與象合

備賞賜有功也從貝從尚功為國家之所尚而以財物賜之自無濫予之事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以明制險以上臨下使乖異判隔之世可以相親而相就則在我之志亦可通行而無阻滯矣天下之壅蔽即志之壅蔽也達可行于天下君子之志方遂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五為離主明麗于中天居火之正位貞明而吉何悔之有大君之照臨普天之下何所不見而獨有承受其光能與君子相應而相孚者則在九二二為坎主

水映日而生采月望日而生明其孚信之不異可因此而得彼是二孚其光而亦吉　火上水下其形不交波澄日朗光采焕發自朔而往月遠于日光華映射水之與月其氣无不孚應于日然皆以火孚水故象傳獨舉柔中　四以才能之近臣佐五虚明之共主君臣附麗以相濟其光照于天下故貞吉同悔亡无悔亦同震用者奉天子之威靈以伐不寧也與高宗之自伐者異四已定亂而五始成文德之治為君

子之光制禮作樂黎民於變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爝火希微陰火青熒豈能有所映發唯其為君子之光則麗天而遠照沐其餘采者獨燦爛而成暉清揚澄澈不可掩抑且又因之而獲吉

[illegible]暉象日光四射之形唯注於水則采色特異故日出日入其光射於海水映為五色雲霞俱晝夜所无者月為水之精亦映之而成明小篆暉暉從日從軍

指軍威之盛日光照耀于甲兵此西秦之俗書於義

无取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周禮有五齊禾黍初釀而未加水者也愚謂此即濟

字不加偏旁遂混其聲音耳因齊而取象於飲酒未

濟之終有將濟之理此可信者也待時而至如需之

宴樂而已禾黍既已成齊俟水即為酒矣不甚艱難

也故為有孚于飲酒而无咎然酒之為物託體于水

稟性于火能亂人之心志而改其面目稍弛敬畏之意則薰灼於首者若濡染之變易人生之謹愿誠信皆為是而此失是也指酒而言　酒質水性火一物而具坎離之象水上升之氣弱酒上升之氣強未濟欲其既濟既濟恐其終亂未濟之終將濟先以為戒上九之飲酒非有失也已无咎矣聖人惡酒之陷溺以濡首失是狀酒之惡德周公酒誥言酒之喪德代性禍國亡家腥聞于天丁寧反覆六七百言而此爻

以二語括之其最難于摹狀者有孚失是盖酒能洗醲散樸令愿者狂怯者猛常一所有之孚俱失于是盖周公目覩紂之酗淫殄滅于繫易之終復申其戒先儒釋下句饃餬不明未有當者大抵謂易是象聽其句字零星不能接續貫穿一句自為一義一字自為一義成何文字以愚意讀之未有不一氣聯絡者六經尚書極為古奥太易尤加簡鍊其血脉仍在因惮于接索視為碎金斷璧豈其然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酒以祭祀取其氣上升以養老取以和血脉以燕饗取其洽賔主皆有濟義然猶繪饕餮于彜罍想節足于危爵而不敢縱茍至于濡首以狂藥翳其離明詩所云彼昏不知也則儀文節度尚何在哉離火外明宣知其光在五過中反暗

初上于一卦之中自為首尾及其往來又復為首尾九陽也陽貴在下則乘與在上則飲酒六陰也陰賤

在下則濡尾在上則濡首别无表見　二五往來為離主離明在下有遮蔽之嫌其光不達喪其茀將升而上之兆也升而上則為君子之光无遠不及　三四俱離體用明以破險其德同其位異三之用伐惡其有侵凌之勢鬼方隱然自視為敵國故克之而憊四太陽上麗鬼方下伏但討其不廷不貢天下俱懐德而畏威　四三俱坎體水之防限也在四虞其決在三憂其腦能衣袽以備既濟自可當未濟而涉川

九五處其豐盛則殺牛以祭九二當其窮約則柴車而行素富貴素貧賤者也既濟如有殷之成事高宗功業已往紂惡貫盈天命不佑禮文雖備百神不享周德將興雖未得備物以祭鬼神歆格寔在此時未濟如有周之惟新濡尾曳輪以始事涉川以挽狂瀾洗舊習四五兩貞吉是已經定鼎震用伐鬼方是周公為相滅國東征六五冲主制禮作樂光輝達于四表兼三王法百世者也上則治定功成恐後王之

失德與酒誥之意同其所以望後人之損益者正是无窮故咸為未濟夫子曰易興于殷之末世周之盛德既濟未濟居易之終象更明顯

乾隆御覽之寶

周易象辭卷十七